詩說考略

詩說考畧卷五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周南召南

孔氏正義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作

鄭氏六經奥論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

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之爲義蓋如是也

李黃集解　黄實夫曰說詩者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皆以北爲上自上而下故曰自北而南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分地二公請之天子耶抑不請之天子耶且文王居羑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擅以地與

人哉乎謂分陜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二南之繫在
二公既分陜之後
按程大昌詩論云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如論
語但言周南召南季札觀樂自二南外兼取十
三國亦但舉國名無國風之目故鼓鐘之詩曰
以雅以南左傳舞象箾南籥象武頌之維清也
南籥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篇又有胥鼓南則
南之為樂古矣杜預釋南籥劉炫釋鼓鐘雖微

見爲二南而卒不敢確指至鄭康成采取鈎命
訣所敘四夷樂適有名南者孔穎達雅又襲其
說凡六經中有及於南者輒以夷樂當之夫韶
夏濩武各取極盛者爲用何象武而采夷樂以
配耶其辨論甚悉以余觀之風之爲名見於王
制周禮左傳荀子表記樂記謂無其目殊爲謬
戾不僅於義太新如漁仲所識夾至謂二南非
風並自有見劉公是七經小傳亦曰南夷之樂

曰任不曰南謂夷樂爲南者强厥名耳顧亭林
日知錄亦據大昌說謂二南自爲南而別立正
風之目者非又按儀禮註昔太王王季居岐山
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
南之教以受命是二南非不繫乎周公召公矣
史記自序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
南今之洛陽豈周召皆古地名本與二公無關
而甘棠所咏召伯又別有其人歟考鄭氏詩譜

云文王分周召之地施先公之敎於已所職之國孔云言先公者太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以召南有先公之敎故特言之耳鄭又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孔又云序言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

之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係之鄉孔又謂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是儀禮註所謂太王王季行召南之教文王行周南之教者亦與詩譜合而言之畧誤耳非別有所謂周南召南也

關雎

薛氏韓詩章句人君退朝入私宅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者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史記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　又　周室衰而關雎作

前漢書　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嘆之　又　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

後漢書　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又　范雎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

歐陽詩本義　關雎周衰之作思古刺今之詩也

鄭漁仲六經奧論　諸家謂關雎作於周衰作之爲義如始作

翕如之作非謂其詩作於衰世也蓋詩者樂也古者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奏之以申諷警也

李黄集解黄實夫曰齊魯韓皆以關雎爲周衰作予不敢從三家而去毛氏也蓋三百篇皆被於管絃而關雎歌於鄉飲酒禮燕禮或謂房中之樂后妃侍於君子女史歌之意者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思關雎之德因歌此詩以諷其上歟

按鄭黃二家之說進合諸家以從毛氏亦自有理但諸家所謂作未必果如漁仲之說爾

王伯厚詩考 關雎畢公作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

按藝文類聚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超漢末人其書有傳古文苑

云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作此以規之是謂得之張超信夾若謂得之蔡邕則邕賦亦載集中未見畢公作關雎語也○以關雎爲畢公作仍康王晏起之說而附會之似猶可信至王承烈復稚詩說謂關雎爲周公擬作已爲程朱所不取詩傳遺說云關雎非作自民間乃是宮闈中所咏錢木之問程子曰是周公所作否曰也不見得是觀此則周公擬作之說爲絲

據矣

李黄集解黄寶夫曰淑女指后妃諸家謂指嬪御豈衆妾而可與君子匹乎伊川龜山嘗辨之矣朱傳亦指后妃

按毛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女宜為君子之好匹初求指為嬪御鄭孔則直指為三夫人九嬪以下矣蓋舊說以關雎為后妃所自作程朱以關雎為宮人作所以異也

卷耳

許白雲詩集傳卷耳后妃當文王拘羑時作也

按朱子舊說亦從毛序後辨序爲傳會之鑿說以爲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不相應亦非文字之體今觀鄭箋則後章兩我字又一指使臣而一指君矣然後儒主毛鄭者多惟許氏謂拘羑時作其說與朱傳相發明合之當日情事更覺有據將仁叔五經翼

測亦以卷耳序爲大悖理乃又謂解當闕而不以朱子爲然何也

桃夭

五經通論 束晳曰按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年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云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

詠各異矣由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王肅曰婚姻止於仲春始於季秋不言非春不可以嫁也通年聽婚古正禮也

按朱傳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夭華正婚姻之時也本鄭康成周禮注許白雲從之歷

引周禮鄭注賈公彥疏爲證然毛氏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是以秋冬爲正時而鄭箋不同於是爲毛說者以秋冬爲期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同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爲鄭說者以二月爲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月令仲春祀郊媒蓋元鳥生乳之月爲嫁娶之候故天子特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天

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証據求易評其得失孔穎達東門之楊疏主毛氏說其末云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亦謂傳之論也

兎罝

左傳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相朝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示共儉燕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

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慾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之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之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按如郤至說則扞城爲美腹心爲刺郤左皆毛鄭前人何傳箋不從其說歐陽永叔亦幾云疑當時別自有詩亦爲此辭

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按鄭箋以兎罝爲賢指其人歐陽永叔本義以兎罝爲興朱陳少南從本義李迂仲從鄭箋而黄實夫謂歐公辨鄭箋誠當而本義失詩人之意獨元金仁山引墨子說謂此詩必爲此事而作說較明確蓋肅肅敬也赳赳約也兎罝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有約束之度此閎天太顛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曰李之取冀缺郭

泰之取茅茹皆於此等處觀之況文王乎閎夭爲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滅劉敵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腹心好仇者歟

汝墳

韓詩外傳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薛君章句　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

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

列女傳 周南大夫受命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懈於王事蓋言國家多難惟勉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爲能匡夫也

按朱傳父母即文王後又引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歐陽永叔云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宜力黃實夫云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故以父母孔邇之理喻之皆指文王而言也而爲韓魯詩之說者則指行役者之父母後漢書註引韓嬰說以爲辭家能史引以爲思親之詩與韓詩外傳章句義同劉向習魯詩列女傳亦同此說後漢周磐居貧養母不充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王伯厚曰周磐可謂興於詩矣是父母指行役者之父母其義已古此朱子所

以兩存其說也至若鄭箋以父母孔邇爲得罪
則害及父母說雖同而義吝滯夫君子所勸者
周南之事耳紂雖虐必不爲周誅避事之臣歟
陽公譏之宜矣

鵲巢

李黃集解 黃實夫曰鵲巢鳩居諸家謂鳩性拙不能爲巢
而居鵲之成巢然以物性推之鳩無居鵲巢之理詩
意但以爲惟鵲能有巢惟鳩能居巢鵲辛營而鳩辛

守故也

按鵲巢鳩居黃說極是詩家謂鳩性拙云云者特因鵲經鳩拙而安一語衍之耳未見其必然也

采蘩

陸氏佃曰七月之篇云采蘩祁祁以生蠶也

李氏本曰蘩之求出者采蘩以洗之令其易出

何氏楷曰古者蠶室近川以便浴種故有于沼于沚

之采

按毛鄭孔三家皆以采蘩爲祭祀從小序也朱子因儒先有爲蠶事之說故集傳兩存之申培詩說亦以采蘩爲夫人親蠶之詩蓋豐坊竊取儒先之說以變小序者也

草蟲

朱氏謀瑋曰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深秋候采薇采蘩是季夏候秋暮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古西

莫卜是以用夔[illegible]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按序曰大夫妻毛鄭孔皆以爲未嫁之女罔失其貞鄭毛鄭以草蟲阜螽爲同類相從歐陽永叔以爲異類相從皆云大夫妻恐爲淫風所染因取此物以自戒古今多從此說理亦未安夫既爲大夫妻何至爲淫風所染且染不染在我而已何至取斜螽以自戒序云以禮自防固不

猶如此㧋㮧也蓋詩人言此二物所以記時候

之變采薇采蘩其義亦同朱氏之說近是采蘋
一詩鄭孔亦以爲未嫁之女蘇黃門李迂仲皆
從之蓋泥於季女一語耳不知女者婦人之通
稱猶所云淑女也豈必其未嫁乎黃實夫辨之
詳矣

甘棠

孔氏正義此篇陳巡民決訟皆武王伐紂後召公爲
伯時事

曹貫夫曰此詩作於武王分陝之後若文王時文王方爲西伯而召公亦稱召伯豈有是理

許白雲曰此詩成王分陝後作

鄒漁仲曰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旣沒之後在康王世

按先儒無以甘棠爲文王時作者獨朱子以爲文王耳

行露二章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董仲舒傳夫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

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按注本山淮南書所云戴角者無上齒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按行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蓋古謂咮即角也獸有齒而鳥有咮鳥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互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與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牸辭意正等鄭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

以味蓋不悟角卽味也又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似是謂雀無角而鼠則有牙舒王解亦曰謂雀穿屋以角而雀實無角其誣易見謂鼠穿墉以牙而鼠實有牙其誣難知蓋承用鄭說學者疑焉

按朱子集傳牙牡齒也楊氏時曰鼠無牡齒輔氏廣曰牡齒謂齒之大者蓋與雀無角一例解矣嚴氏詩緝云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惟明者能辨之人見男女之訟孰不疑其有室家之事

猶見雀之穿屋而疑其有角見鼠之穿墉而疑其有牙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男女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事故繼言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誣我以訟終不與汝爲夫婦也其說與朱子集傳合與鄭箋舒王解互有異同而與吳仁傑說相反然吳氏說似新而實確故特錄之

國朝王夫之詩經稗疏以雀角之角爲味蕊亦從吳氏說也

摽有梅

黄氏震曰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戴岷隱曰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

按朱子此傳與毛鄭說畧同以爲女子自作然序云及時未曾明言爲何人作也許白雲曰朱子語錄云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有如此者不可不知爲父母者能於是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

謂詩可以觀朱子此言固亦疑此詩與申培詩

說標有梅女父擇壻之詩邦與戴氏介范處義

曰此詩人設爲女家之詞說似得之

小星

山堂考索章如愚曰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

者勤王之事也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

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寔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

勤勞之詩也如序所云則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

宵征夙夜在公乎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

按章氏說雖勇於闢序然頗爲近理故朱竹垞經義考取之但巾培詩繫僞書亦以爲小臣奔使行役之詩不識從何採取耳至朱謀㙔詩攷以此爲婦御人直之詩似亦可備一解

何彼穠矣

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鄭箋正王德能正天下之王

鄭志 鄭康成答張逸曰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作

皇甫謐世紀 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必爲媵何得適齊侯之子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歟

孔氏正義 此文王也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寧王之德亦文王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平王旣非東遷之平王則齊侯之子亦非齊國之子也齊一也又王姬生於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安知禮爲何物今乃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所以可嘉自漢以來爲公主者多以天子之勢陵轢夫家受其禍者十常八九至於有詔俾之尙主則牢辭固避唯唐王珪子敬直尙南平公主而公主行舅姑禮憲宗岐陽公主下嫁於杜悰而主事舅姑以禮聞亦可謂有召南之遺風矣又黃寶夫曰說者疑此爲周衰之詩以平王爲周平王詩自周太師旣竊而後又經夫子手定豈若是其失倫哉齊頌言

武王載旆可以爲周之武王乎書言成王畏相可以爲周之成王乎

王介甫曰平王者猶寧王格王而已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

彭汝礪奏疏王姬下嫁猶執婦道其事在下而本在乎上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喻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

鄒氏忠亂曰鄭漁仲云何彼穠矣爲詩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曾不思黍離既作甘棠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妹何與岐雍舊民非穠李之歌不與條梅並奏審矣頗妄所采此或見春秋莊王姬歸齊未知誰是此詩所咏夫帝子下降何國蔑有齊以名邦聯姻王室當亦不止二姬特由魯主婚則書非魯主婚則不書耳

此上皆主毛傳而推衍之以闢鄭漁仲諸家

之說者

鄭漁仲六經奥論 何彼穠矣平王以後之詩也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襄公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章氏山堂考索 二南雎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特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見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妄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韓侯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夾然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

洪容齋五筆　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四年齊襄公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周莊王十四年齊桓

公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顧亭林日知錄山堂攷索謂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二南之詩用之爲燕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鐘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

聖人附之於篇者也東周德日以衰於是王姬下嫁尋盟府之墜言繼婚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飾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與周道於東方之意乎 又毛氏傳平王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也而以武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

此上皆主鄭漁仲說而推衍之以闢毛傳者

按以此此詩爲東遷後詩始於宋儒故朱子集傳從毛傳而亦附錄之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余嘗攷之史記矣平王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謂桓王桓王平王孫則此所云平王之孫乃桓王妹也諸儒俱以爲桓王女則是平王之曾孫矣豈以洩父未即位而但據繼統之次言之歟申培詩說以爲桓王妹雖

與史記合然其書係僞撰且以此詩降入王風與王姬歸齊疑同其外誤豈可爲訓乎又按春秋王姬歸齊爲襄公乃僖公子則齊侯是僖公不得言襄公莊十一年王姬歸齊爲桓公乃僖公子襄公弟亦不得言襄公漁仲諸家益以僖公誤爲襄公耳然即云僖公莊元年齊襄已立五年莊十一年齊桓已立三年作詩者何必追稱其父之爵以明貴況二事俱屬周莊王之世安

知非莊王女而必爲桓王妹桓王女乎如莊王女則詩當云桓王之孫不得云平王之孫如云桓王妹莊王之世桓王豈猶有未嫁之妹乎且宜臼爲人觀王風揚水諸篇可見若齊襄之淫亂更不足道詩人乃形諸咏歌而聖人乃錄之二南以爲風化之本必無此理反覆求之仍以舊說爲是亭林謂用之盛時不應甥舅爲婚說誠多據則竟從迋仲以齊侯爲齊一之侯可也

至鄭箴膏肓謂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是齊詩也入之召南譏爲不倫國朝張沐詩經疏畧又訓平爲等謂唐棣本不同於桃李而華如桃李王之孫本不齊於侯之子今觀其車服則等王之孫以齊於侯之子其說雖從小序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二語衍出而於經義殊多乖戾非所以宗序矣

騶虞

賈氏誼新書 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虞十乘以明貴也二牲以食以優飽也虞人挾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其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後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人臣亦若此而已

文選注引魯詩說 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曲也

齊詩章句　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王氏困學紀聞　射義天子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與射義合

歐陽公本義　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詩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茁茁然而初生國君順時蒐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豕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

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嚴氏粲詩緝　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成十八年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爲騶御也朱子孟子解以虞人爲守囿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爲虞人也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

官備可知

按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毛公傳會其說云獸名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後儒從之者自此多矣其實序義未見以騶虞爲獸名也原所由來則因以騶虞與騶吾騶牙爲一物而誤耳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伏生書大傳於林氏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康成注以爲騶虞周官王奏騶虞鄭

亦注曰聖獸郭璞注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疏

周官者轉引山海經証之不知騶吾非騶虞也

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若麋

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曰所爲騶牙者也說者

以吾有牙音虞爲吾聲之轉遂通其義而以爲

一物不知騶牙亦非騶虞也蓋騶吾騶牙自是

一獸而騶虞則賈長沙說與齊魯韓詩合斷非

獸名學者轉相襲誤故山海經注及伏生大傳

司馬相如封禪書淮南子皆以騶虞騶牙爲騶虞而晏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新語云文王騶牙名閒又以騶虞爲騶吾騶牙也夫使騶吾騶牙果即騶虞也郭注山海經引王會解曾耳謂即騶吾之異稱則周書固明言食虎豹矣而毛公謂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非附會而何又按文選注引琴操云鄒虞邵南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王伯厚疑訓此

詩然此詩氣象似非出女子之口亦未敢信以
爲然也

邶鄘衛

漢書地理志河內水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illegible]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云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以夾輔王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

爲風

按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詩威儀棣棣文亦曰衛風是邶鄘衛雖分爲三卽專謂之衛可也其猶存舊號者特因其聲之異耳至班志謂卽三監地亦未可抑故鄭譜云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然亦監武庚時所暫駐之地而以當三叔管蔡霍

之地則非也陳傅良云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則霍太山也與邶鄘衛之在殷畿內者無涉爾不得以彼易此乃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直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穿鑿甚矣班志又云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是成王時已無邶鄘似不及鄭譜謂伐三監後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

二國其說較近理

邶

柏舟

劉向新序原憲若曾大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發志者忘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必匪席不可卷也

漢書劉向論恭顯封事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

守善篤也今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是以羣
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
間故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亦足慍也
按向此二說俱本小序宜其無異說矣何著列
女傳乃以爲詩本婦人作也然則朱子詩傳從
列女傳以爲婦人所作而於孟子集註又用序
說不足怪矣
劉向列女傳 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

卒遂人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
夫人曰唯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
欲與君女終不聽乃作此詩

按李黃集解李迂仲曰韓詩以栢舟爲衛宣姜
自誓所作此云宣夫人爲齊女正韓詩所謂宣
姜也向治魯詩是韓魯說同也第此乃貞烈之
女非後篇鶉奔牆茨之宣姜且嫁至城門而衛
君卒事亦不同然則衛豈有兩宣公而因有兩

宣姜鶉奔本無據故朱傳但云列女傳以此為
婦人之詩而疑其辭曰莊姜○古今惜校譏者
首推劉向然所著說苑新序於時代人地每多
失考昭奚恤與葉公子西子反同時晉文公與
樂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
息同時介子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
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
時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蓋由蹈襲他

書事跡而改其面目故舛錯四出如此不獨列
女傳多所倚託爲不足據矣

燕燕

王應麟詩攷引魯詩說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衛夫
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勗孝也
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
以孝於寡人

按毛序以此詩爲莊姜送歸妾而作李黃集解

則謂韓詩以燕燕爲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鄭箋主毛序而於坊記注則謂衛獻公不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與詩攷所引魯詩合劉向列女傳又謂衛定姜送婦作總之習韓魯詩者皆不主莊姜而主定姜攷之左傳成十四年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曰是夫也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襄十四年衛獻公之出奔也定姜曰余以巾

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則知衛獻公之於母亦如衛州吁之於母此說詩家所以有異義也

國朝陸奎勳陸堂詩學又謂燕燕爲衛君悼亡之作其夫人爲媵女故曰仲氏任只此則不經之談爾較之諸錦毛詩說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爲陳執州吁由于戴嬀內援之證覺諸氏猶有依據矣○陸堂詩學自行己意強合古事大抵好爲新奇以逞其博辨耳即如謂栢舟之共伯即

公子伋謂君子偕老爲哀輓夫人之詩子之不淑乃禮家之吊詞謂葛藟爲周鄭交質之詩謂邱中有麻之子國爲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多爲鄭桓公字謂著爲刺魯莊公娶哀姜謂園有桃爲劉向說苑所載邯鄲子陽亡桃事謂防有鵲巢爲陳宣公殺太子禦寇事謂澤陂爲鄧元所作謂黃鳥爲共伯歸國謂行野爲幽王廢后謂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爲虢石父謂大東西

人之子爲褒姒謂小明之共人爲二相共和謂鼓鐘爲穆王作而淑人爲盛姬謂青蠅之搆我二人爲申后宜臼謂敬之小毖爲成王作謂閔爲頌魯非公謂泮宮爲悲公頌孝公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殆亦王柏何楷之務爲異說者歟

匏有苦葉

呂東萊詩記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

婁盡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按此詩體製與於他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故朱子云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然序云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箋云夫人謂夷姜孔氏正義云知非宣姜者以宣姜適公子伋爲宣公所要此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夫夷姜國毋也犯禮而不自知宜公國君也犯分而不復顧大逆無道事愈奇斯辭愈不得不隱呂氏以

爲主文譎諫得之逸齋補傳云宣公納伋之妻
後配其謚曰宣姜衛人固以宣姜爲夫人矣此
又不然史記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爲伋娶
齊女奪之是爲宣姜想爲此詩時伋尚未娶國
人安得不以夷姜爲夫人乎或云作詩前後不
可據亦非蓋不可據也左傳夷姜縊注云失寵
故夫至失體而縊則其淫亂可知謂之雄鳴求
牡誠不爲過且夷姜死之時宣公尚在自不得

預謚曰宣至納伋子妻而從謚曰宣已在身後

國人以爲夫人與否當亦不待定謚之日也

旄風二章

孔氏正義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

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謂門內也

按毛傳畿門內也故孔氏疏之如此但氏詩記

韓愈讀鬼詩云白石爲門畿叢以畿爲門閫

可以發明毛氏之說惠氏九經古義謂畿與機

古字通攄呂覽釋之尤爲詳盡呂覽正月紀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蹷機門内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士冠禮注云闑門橜也闑閫也古文闑爲槷閫爲蹷蹷即橜也或蹷字之誤是蹷閾字通蹷即閫也

防分二章

呂氏春秋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
矣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
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
矣
按毛傳云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禦亂御
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說與呂
氏春秋合惠定宇謂毛公與呂氏同時必有所
受孔氏正義云言碩人既有武力能禦亂又有

文德能治民似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夾發攄傳義坡為明暢後儒乃訓執轡如組其藝若此蓋本諸呂氏春秋爾

靜女二章

毛傳 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

小記以成法

鄭箋 彤管筆赤管也

劉向五經要義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御君右手陰也以當復故

劉芳詩義疏 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內有官也

按朱子以此詩爲淫奔從歐陽公本義也於彤管以爲未詳何物歐陽公亦以爲不知此管是何物則何必不從毛鄭陳古刺今之說而必欲變之耶毛鄭之說皆有自來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以爲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則歐陽之說不可通夾漈齋駁鄭箋云古以刀爲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不知鄭氏所爲赤管非必裝毫之管也古者刀

必有鞞公劉詩鞞琫容刀是也則安知彤管非即所以纍刀筆者乎以其管赤謂之彤管故女史謂之彤史也齋既知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盆不必疑其有別解矣況叅以二劉之說不更有據歟

新臺

嚴氏詩緝 此詩齊人作

按此詩自是齊人口吻味末章得此戚施一得

字可見

二子乘舟

范逸齋補傳 衛宣公要伋之妻生壽及朔其後朔與母愬伋於公遂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壽知之以告伋使逃去伋曰君命也不可壽竊其節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盜又殺之伋不廢君之命壽至代兄之死不可謂不賢然壽知愛其兄而不聞諫其父豈肯諫之不聽哉知其不可諫故爭相爲死或以

伋與晉申生皆不敢明母之過恐傷父之志申生爲恭世子則伋不得謂非或以二子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或以舜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來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所以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謂伋不逃避使宣公有殺子之事壽以救兄重父之過皆聖人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之耳竊謂舜聖人之事非人人所能爲固不可以望二子獨嘗論其幸不幸晉王祥繼母朱氏生弟覽朱屢以非禮使祥

覽輒與祥俱朱密使鴆祥覽知之竟起取酒祥疑有毒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氏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至斃遂止使兄弟輩而如祥覽誠爲兩難不幸如伋壽豈可輕訾哉況死者人之所難古人視死若輕必有以也夷齊之死以愧後之爲臣懷二心者屈原之死以愧後之爲君好讒佞者伋壽之死其諸愧後之爲父母有愛憎者歟世之爲後母無均一之德者視此亦當愧而知改矣此國人傷而思之聖人所

以取之也

朱善詩解頤 或曰伋壽爭死可以爲孝乎曰吾嘗聞孝於夫子矣其責曾子曰舜之於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宣公逆理亂倫欲殺其子而爲子者又成父之志以陷父於惡使陷父於惡而可以爲孝則是欲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皆從父之志以成國家無窮之禍也而可乎抑壽之死又與伋異彼誠不忍其兄之無罪而見殺而以父母之情告之冀兄之或聽而逃

壽以避難使伋能逃則壽固不死也惟伋之不能逃也故不忍獨存而竊其節以先往冀其兄之徼倖於萬一其志亦可傷矣是則二子之死一也而伋之志在於從其父壽之志在於讓其兄讓其兄者不害其爲恭而從其父者固未可遽以爲孝也

按歐陽公本義云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朱子亦謂二子事親之道有所未盡自是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非達於權不能若以守經之道

衙之則皆未可輕嘗逸齋守經之論也朱氏善

以靜讓其兄爲恭亦守經之論也惟賢者能守

經惟聖人能行權

全氏經史問答𠕋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

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

二年十一月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即行烝亂

而急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旣娶而要

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

所能辨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謂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爲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即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尚有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尚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

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混蕩也桓公早被鶉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實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詩說考畧卷五終